

民 主 文 藝

長 成

司 馬 文 森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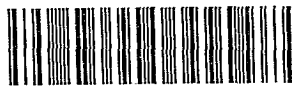
南 德 編 譯 社 出 版

類藝文主民庫文主民

2

長 成

著森文馬司



3 0528 3678 4

版出社譯編僑南

月二年七四九一

857.63
303.51-2

第 五 章	第 四 章	第 三 章	第 二 章	第 一 章	目 錄
成 長	逃 亡	禁 閉	孤 獨	突 圍	

689225

第一章 突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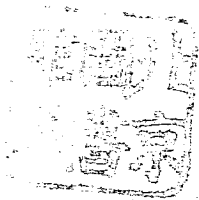
戰地督導組出發的時間只差一天了，由副官處派的勤務兵，才趕來報到。

上尉副官許德，特別從他們中挑選了一個伶俐年壯的，帶到我的辦公室來，他報告着我說：

「報告組長，這是派來給你用的。」

我正在一件文書上批字，聽見許副官的聲音抬起頭來，就看見一個體魄強壯，身材魁偉的青年士兵，在我面前筆直的站着。我把他上下打量一番，覺得他的模樣很不錯，衣服雖然破舊，却十分整齊，最重要的是他精神好，有一股朝氣，不像一般勤務兵那種懶散拖沓，叫人一見就不舒服。

我覺得，我對這個人的印象很好，我點着頭說：「好的。」



許副官當着我的面，又把那個人訓導一番，才兀自走去，而那勤務員就一個人在我的辦公室內留下來。

他看見我辦公正辦的緊張，在辦公室內轉了兩轉，就拿着一隻小椅子放在辦公室門口，坐着，每聽見我在辦公室內有什麼響動，就伸進頭來看看有什麼吩咐他做。

我要在出發前，把一些舊手續辦清楚，而半個月來堆積着的公事又很多，我要逐件的看過，下了批，才算完事，到辦完了這些公事已是夜間了。新勤務員把飯菜開到我的辦公室來，吃過後，洗過面，我在行軍床上靠着，他進來站站，似乎想打聽一下我是不是還有什麼吩咐。我看見他無所事事的，在房里站一會，又轉動一下，似乎決不定該留下，還是走開的樣子。忽然想起還沒有跟他談過話，於是就對他開口道：「你坐下，我和你談談。」

他開始有點猶豫，却終於坐在我對面的一隻椅上去。我接着就問：

「你叫什麼名字？」

他筆直的立着正，目不斜視的，以在國父紀念週上背「黨員守則」的聲調答道：

「報告組長，小兵叫宋國憲。宋是宋朝的宋，國是國家的國，憲是憲法的憲……」

我點着頭，對他的答覆表示滿意。我以為這個人說話條理分明，像是還認得幾個字，要

不然，他就不會說出宋朝，國家，和憲法等字眼。我繼續問：

「什麼地方人？」

「廣東梅縣人。」

「什麼時候被徵調入伍的？」

「不是徵兵，是志願兵。去年，許多地方都在開考青年軍時，我自動去報名。」

「那麼，你是在青年軍踴躍過來？」我覺得這談話是很有興趣的了。

「不在，」他悲哀的搖着頭說。「我在一七五師當二等列兵。」

「一七五師不是青年軍。」我說。

「是廣西部隊。」他淒然的說。

「爲什麼呢？」

「我們給騙了，」他說。「經過很長的。」

「你說吧，看你的樣子就不像一個沒有來歷的人。」

他沉默着，似乎決不定該不該開口。

「你有什麼，可以放心告訴我，」我鼓勵着他說。「我不是像他們那樣的長官，我從前

是教書的。」

他似乎有點不敢相信的樣子，把我的表情細細打量着。當他認定我對他的態度是和善的，誠懇的，無害的，於是他開口說了。

「說起來，那個縣長很對我們不起，」他開始說道。「那時我還在初中二年級，學校的老師對大家說，政府要提高軍隊素質，發動青年從軍，編成遠征軍，開到國外去受訓。他又說待遇和美國人一樣，裝備也是美國的。我原來是獨子，本不該當兵的，可是，我恨日本軍閥，又相信了老師的話，就和幾個同學一起去報名。我們報名應徵時，是很秘密的，家里人預先一點也不知道，直到我們被召集起來，報紙又登了消息才知道，不過這時他們想出面阻止已經來不及了。沒有幾天，我們就出發了。出發前，縣長的確對我們很好，他召集我們去談話，說我們的志願從軍，是他的光榮，也是全縣人的光榮；他說青年軍不論薪餉，服裝和裝備都很好，一集中到桂林馬上就要坐飛機到印度去。末後，他給我們每人一份慰勞品。那時，我們每個人都是歡天喜地，想到平時縣里出來的徵兵，很少有像我們這樣被優待的，他們不拿條繩子把你拴起來已經算好了，還送你慰勞品，就覺得前途更加光明。……」

說到這兒，他回味似的吞了口水，半晌，接着又說道：

「我們都是高高興興出發的，一路只談坐飛機，和到印度後入營受訓的自己心願。我們先到曲江，坐火車到衡陽，又從衡陽轉車到桂林。這時，長沙已經失守，衡陽外圍正在打着，沿途有人在逃難。我們到桂林，桂林的人這時也快走完了，我們給交到守城的一七五師補充團，他們却把我們幾十個人一起當做平常的壯丁看待，把大家剃光頭，每人發下兩套軍服，就和別的徵兵一樣出操。平時，我們像坐牢一樣的給關在一個學校里面，大便小便都得給值日班長報告，只有上操時才能夠出來活動，收操後，又和囚犯一樣的給關着了。我們在這兒所遇到的情形，和老師縣長告訴我們的完全兩樣，開始我們以為這是青年軍初入伍時一定的手續，後來越住下去就越覺得不像。我們同來的幾個人，偷偷的商量了一下，都說怕是弄錯了，他們也許把我們這些青年志願兵當做普通徵兵看了。不能再這樣叫它錯誤下去，我們得設法設法啊。於是，有一天，當我們又被放出去出操了，我就找了個機會，放胆的報告班長說：

——怕是上頭交接時弄錯了，我們是青年志願兵，要出國到印度青年軍那里去的，不是普通壯丁，不能在這兒，請班長給我們向上頭報告報告……。

那個班長，不認得字，又不講理，聽說他當了十幾年兵，好容易才混了個上士班長，因

此，對他班內的弟兄特別嚴厲，一些下級軍官平時也不給他放在眼內。他聽了我的話，馬上就黑起面來，惡狠狠的走近我面前，瞪大眼把我瞪着瞪着，瞪得我抖起來了，他才冷笑着揮起巴掌來，不容分說的先給了我幾記耳光，又罵道：

——看你這個卵樣子，也配當青年軍，這個，這個就是青年軍！

他邊罵邊打，我退後一步，他就前進一步，我越想招架，他越打的用力，一直把我打到面孔出血，眼球好像要冒出來，耳朵嗡嗡的響個不停，才停止。

一個值日排長看見我挨打，就走過來問：

——什麼事？

那上士班長馬上就立正回報：

——宋國憲不服從命令，違抗長官！

——打！

那排長又聲勢洶洶的衝到我面前來了，這次送給我的不是巴掌，而是狠狠的兩下拳頭。這拳頭，又正打在我胸口，把我打的胸都快裂開了，我吃不消，就大聲的哭了起來。

——你還哭，排長威嚇着說，老子罰你三天禁閉！

這樣一來，我自然不敢再哭。而他們也就不再打我了。

自從這件事體發生以後，我們就把到青年軍去的心死了，我只是偷偷在怨恨，怨恨老師騙人縣長騙人。當兵打日本是光榮的！爲什麼一定要騙人哩，到這時我還不明白。那時，我真想寫信回去罵他們一頓，但是，桂林戰事已經緊得很，那種環境也不准寫信。這封信，我始終沒有寫，到現在，家里人怕還以爲我在印度青年軍里。」

我微笑着，點點頭。

「我們過得很壞，」宋國燾接着說。「同來的人，有幾個已經逃亡了，但我不逃亡，既然做了志願兵，半途逃亡就不是大丈夫，當兵一樣是爲了打日本，一七五師和青年軍不就一樣？我只是不高興，不高興他們欺騙，把我們當囚犯看待，出操要人拿着槍監視，做工也要人監視，回營房了也還一樣，大小便都不能自由。我對我們的班長說：『別人家我不敢說，起碼我自己是不打算逃亡的，請你放心。』但是，他只聳聳肩，冷笑着，表示不相信。我是一個誠實人，在家鄉鄰居信用是很好的，只有他們不相信，這叫我難過了許久。」

這時，桂林情形已經很壞了，聽說日本兵過了黃沙河，打到興安。守在黃沙河的九十三軍，聽見日本兵打到，就像一羣吃驚的鴨子，哇哇的叫着一哄散了。桂林城內外的工事，都

派了兵去守。守城的兵，名義上雖然稱做一軍人，實在兩師人兵額還不足，到先頭的日本兵已和我們打起來了，還有新兵送到。因為兵力不足，急要補充，我們這些新兵，很快就都發了槍，一律是美國新槍，也改了平時的操法，教官只教我們瞄準，射擊和拼刺刀，學會了這些，就派到各隊去補充。

我是給派到××團的。我們一團人，守七星岩、穿山、象鼻山、忠烈祠一帶陣地。我一到團部報到，就馬上下連，連派下排，排派下班，班長帶我們去守工事，守的是象鼻山下，沿河岸的一個工事。他不曾對我們說什麼，只叫我們聽他的命令，不許逃亡，不許違抗命令，他說：

——老子當兵有十六年，帶新兵也有六七年，經我手的人，可別想逃亡，我對他們的辦法是先槍斃了，再報上去！

他是一個四十多歲的人了，身材却很高大結實，一個人足足可以和五六個人對打。他對弟兄態度也壞，動不動就「丟」，就打，因此弟兄們都怕他。只有他高興起來，比方說他賭贏了錢時，才對弟兄們好點，大半時候都是很嚴厲的！

我們去守工事，第一天，還好，只遠遠聽見槍砲聲。第二天，槍砲聲就越響越近。第三

天，守在穿山的一連人，一和日本便衣隊接觸就退過河來。在象鼻山上有我們的砲兵陣地，一發現穿山有敵人，就開砲射擊，都是新從美國運到的大砲，打得噹噹響，聽了很過癮。只是砲兵經驗少，打不準，不是打過頭，就是沒到頭。這一陣砲火，才算把穿山的日本兵打住。但是，他們也不服氣，一下子也架起砲來向我們還擊。這一來，我們只好躲在工事內聽砲聲了。

砲戰了一天一夜，快到天亮時，有一門日本砲，砲彈一直打進我們一門砲的砲筒，那砲炸了，影響附近的砲彈庫，一時砲火亂飛，我們的那個砲兵陣地也就這樣給炸掉了。

這時七星岩，已經出現有日本軍旗，我們的軍隊一退過河，工兵就把中正橋燒了。那天晚上，日本兵分了好幾路想偷渡，都給守在河岸的弟兄打退，快到天亮時，不知怎的，有一種傳說說軍部和師部都撤退了。我們的排長去找連長，連長不在，找營部營部也不知道搬到什麼地方去。同時，市中心區也槍砲聲大作，火也起了，這一來可把大家攪亂了，六神無主，連官長也沒了主意，隊伍就這樣各走各的自動退出工事，各找各的生路了。

和我同行的是兩個新兵。我們從入伍到現在，還沒放過十槍，大家揹着那條嶄新美國步槍，除了八十多顆子彈外，還掛了四枚美式手榴彈。我們從城外直向城中心走，城里已經找

不到一個老百姓了，到處都是士兵，沒有秩序，沒有組織，也沒有人領帶。他們在街上亂走，隨便進了人家的房屋去搶東西。其實，這個城市從緊急疏散命令宣佈出去以後，差不多是沒有一家不給我們的士兵打進去搶劫過的，現在留下來的也沒有什麼好搶了！

這些散兵中，我還能認得出許多從前同在補充團受訓的新兵，他們驚慌的亂闖着，隨便把武器丟掉，無目的地開槍射擊，爲的是可以壯壯自己的胆。當時的情形，我們一點也不明白，日本人到底進了城沒有？又是從那一路進來，現在什麼地方有他們的人。我拿這個問別人，也沒有一個答得出。他們只說聽說日本人已經進了城，怎麼進城的，我們的大隊又退到那兒去，誰也不知道。沿途，只聽見他們在粗暴的咒罵着長官。常常有幾個人集在一起走路，就有許多人跟着走，他們以爲對方一定知道退路，對方呢也疑惑他們知道。其實大家都一樣瞎猜亂碰，只是盲目的走着，看見什麼地方有我們的人在走着，我們也就朝那兒走。就這樣亂走亂闖，人也就越走越多，好像有組織的隊伍一樣。不過，在隊伍間，假如有什麼人發現到情況，或是有什麼人不小心走了火，大家就會以爲碰到日本人了，一聲吶喊又四散的奔走着去。我就是這樣雜在許多散兵隊里走着，看見人家把武器丟掉，我也把武器丟掉，看見人家把身上軍服符號撕下，換上從老百姓家里找出來的衣服，我也跟着人家換。經過桂西路，到區

君路。走完麗君路就到甲山。一直到我們到了要到兩江去的一條河口，才和大隊碰到一起。這河口，本來就搭有浮橋的，但是老天偏要和我們作對，那幾日下了大雨，水漲了，河面寬了許多，水勢又大。成萬人堆在一起，前前後後都有槍炮聲，新兵又多，沒有一點經驗，只想保存自己性命，什麼命令，什麼服從，什麼階級分別全都忘記了。你是團長，你要命嗎，我們也要命啊，誰個又管得了你。你憑你力大，想擠上前去嗎，我也一樣，結果就常常打架。有一個掛中校領章的人，在和一個掛二等列兵符號的新兵對打，走過他們旁邊的人，誰也沒有心情去理誰是誰非，匆匆的儘管衝到河岸去，希望擠出個位子來上浮橋去。浮橋上，這時也擠滿了人。浮橋本來就搭得馬虎，水大，擠上去的人又多，結果就沉下水去了，每個站在浮橋上的人，差不多都給水淹到半腰，大家怕給水飄去就你拉我我拉你的拉成一團，因此走起來特別慢。有時，一個不小心，站不穩，給水衝下浮橋去，他死命的拉住別人，別人原本也站得不大穩的，給他這麼一拉也隨着滾下浮橋去，結果是，一個人失手，就有幾十個人同時慘叫着跌下水去，給大水衝掉了。忽然，有人從對岸向河岸狂奔着來，一面開槍亂打。河岸這邊的人，以爲對岸發現了敵人，也就散開，用機槍打過去，那些站在浮橋上的人，已走到前頭的只好往後擁，在後面的沒有防備給這一擠就亂起來。於是乎，跟着一陣慘叫，

又有幾百人給衝下水去了。我也是擠在浮橋中的許多人中之一，經這一擠，也站不住給擠下水。不過，我不像那些不懂得水性的人，只會在水中招手喊救，小時候我是學過游水的，下水我就向對岸游去。當時水勢雖然大，但我也不是撲命的，不一會就給我游到了。過了岸，戰事正在發生，那兒早已有敵人在附近的石山上埋伏着，等我們渡河他們就開機槍掃射，我們也有一部份人在那兒頂火，想掩護後面的人渡河。不過，人數不多，又沒有統一指揮，稍稍的抵抗一下，就各自找生路去了。我的武器早在城里丟了，只留下四顆手榴彈自衛，在路上既沒有找到自己隊伍，又沒有奉到任務，自然不想在那危險地方多逗留。因此我就跟在一隊武裝兵後面走，他們進，我也進，遇到敵人，他們抵抗，我也就停着。這樣，我們邊走邊打着，經過八九個山頭，就攔了許多時間，才找到一個村莊。

到了第三天，我們才過百壽到達長安鎮。這個鎮，是一個有五六萬人口的大地方，不但有賭場，酒館、茶樓也有幾十間。但是老百姓很糟糕，我們到鎮公所去找鎮長，請他們給我們解決伙食和住，去了十次，鎮長就十次不在。當地情形也很亂，既是沒人管，我們也只好自己想辦法了。同行中，有一個同志想起一個辦法來，他說：一不作二不休，做他一手再說。於是，我們幾個人就裝做賭錢的樣子，到賭攤去賭，佈置好了之後，在賭場內的人，有兩

個人就裝做打架的樣子，在賭場內拿出武器打起來，守在外面的人，乘機丟了一顆手榴彈，彈聲一響，大家就乘秩序混亂時進賭場內去搶。這件事做得很秘密，也很成功，我們拿到錢後，很快就離開那兒了。後來，却爲這件事生了許多麻煩。當地有一師四川軍，他們收過賭攤的保護費的，賭場老板去報告，那位師長就大大生氣，說決心要嚴辦。我們聽見這個消息後就着急起來，大家商量了一下都覺得「長安不宜久居」，便把那筆錢分了，各走各的路去了。這一班突圍下來的患難朋友，就這樣分散了。

我和一個同伴決不定該怎樣走，聽說融縣要招自衛隊員，我們就從長安走到融縣。不過融縣這時已經鬧起來，說日本人已打到百壽，縣長叫老百姓疏散。我們在那兒把隨身攜帶的手榴彈賣給老百姓，就隨疏散的人到龍岸，當時沒一點打算，能够到什麼地方就算什麼地方。

趕到龍岸，沒有錢，沒有一個熟人，我們就在墟上蕩蕩，想不到竟和一個在長安分手的朋友碰着了，我們把苦況告訴他，他聽了就對我們說：

——跟我來，有辦法，到民團司令部去補個名吧。

我說：是不是當槍兵？

他說：特務大隊的名額滿了，只能先到副官處補個勤務兵，以後有機會再說。這樣我就到這兒來了。」

第二章 孤獨

第二天一早，我們就從「土城」出發了，戰地督導組，具由一個作戰參謀，一個副官，一個政治指導員，一個書記和我組成的，配備了一個分隊的衛隊，五個勤務兵，總共有二十幾個人。我們的任務是出發去視導屬於區指揮部管轄下十四個區的地方武裝。

自從經過那一次談話之後，我和宋國憲間的友誼迅速建立起來了，他對我已沒有初來時那樣拘謹了。而我，對於他也是另眼相看的。我們出發時，許副官和對別的勤務一樣，分配他挑我的行李，到達宿營地時照管由我騎坐的馬匹，鋪床，打洗澡水，然後在我臨時辦公室充任傳達。總之，凡是別的勤務要做的，他都應該做。他做起來，固伶俐，機動，但我總覺得，這樣的工作對他有點大才小用的樣子。至於他自己，因為這個團體，上自長官，下至衛士勤務，和他都沒會有過同鄉同事關係。在這個還需要用同鄉同事等類封建關係來維持友誼

的部隊，他是孤獨的。其次，他沒有錢，不善交際，用方法買好同事，吹拍上層，光憑那死硬性子，認定自己做事負責，如何打得開？第三，在這個智識被認為無用，愚蠢的經驗却是十分吃香的環境，他的缺乏人生經驗，及書生習氣，是處處被作為嘲笑材料的。在這團體裏，一個綽號瞌睡蟲，年紀最小，當勤務兵歷史最久的勤務，在他和宋國燾做了同事的第二天，就對人說：

「看他那傻仔樣子。」

於是乎，大家一致稱許的叫好。從此，他就擺脫不了這個難聽的名稱了。

在舊式部隊裏的階級服從和劃分制度，是被尊嚴地遵守着的，在我們這個機關裏，在舊之外，又加上雜，人的來路雜，思想意識雜，關係雜，可以說是標準的雜牌。其實，這也是在新敵後區的一般現象。即以我們的衛士隊論，年齡，技能，成分就很複雜，有當了近三十年的老兵，有偷馬賊，有裁縫師，有理髮匠，有宰豬佬。他們從許多不同的處境，破落，流浪下來，和我們結合在一起。儘管他們出身和遭遇那麼地相同，而階級的界限和服從是被絕對遵守着的。他們間存在着這個界限，在衛士與勤務之間，這個劃分則更分明。行軍時，衛士隊担任着武裝警衛，勤務替長官挑行李和公物。宿營地一到，經副官指定設營地方，衛士隊

派出了崗哨之後，別的人就可以各隨自己意思去做自己的事了，而勤務則是最忙碌時候。他們給長官佈置休息地方，燒水給大家洗澡，看顧馬匹，然後伺候大家吃飯。行軍生活是單調的，每天七十里八十里的趕，趕到時已是精疲力竭了，有錢的可以上街遊蕩，賭錢甚至嫖。沒有錢玩賭嫖的也有自己調濟生活的方法，他們通常是擠在一起，圍着火，煙一抽起來，話匣子便拉開了。他們就有那麼多談不完的話，比如過去有過一件得意的事，什麼驚人經歷，以至有趣的人物和掌故。

比如馬中士，曾當過某師長的馬弁，他最常的談資，是數他過去在某地的某一次戰役裏面，一件驚人的戰功。他說，那時某師長身陷重圍，情形十分緊迫，三千人犧牲得只剩二百多了，看看要做俘虜了，他隨着師長在一起，感到自己責任很大，又加那師長親口對他說：「馬同志啊！我們怎麼辦！」於是他大喊一聲，奮起神威，搖着手提機從敵人中直打開一條血路衝出來。過後，那師長感他救命大恩，想把他連跳三級升爲少尉，但是馬中士說：

「保護師長是小兵的責任，不敢望報！」

他堅持着不肯，於是那師長只好賞給他幾千元，把升級事取消了。

「爲什麼你不肯升級？」有人不解的問道。

「這還不明白，」馬中士興奮的說。「我把官一升不就要離開師長，那是我無論如何不願意的。」接着，他又自怨自艾道。「其實，我那時也是優了，要不優給他升個少尉排長當當，到現在還會是當這個卵中士班長！」

聽的人於是同意的點了點頭。

「和我同時在教導隊畢業的馬明初，當時是下士，我也是下士。可是他現在是營長，一個堂堂的校官。而我，轉來轉去，從這個部隊轉到那個部隊，又從那個部隊轉到這個部隊，六年前已是下士了，現在也不過是個上士。和馬明初比起來，實在叫人不平！」上士梁平尤怨地接着說。

「你比我好，」馬中士羨慕地說。「起碼你也升了兩級。」

大家又一致點點頭，表示贊同。

而第三個，就在這時擰進嘴說話了。他說了另一個故事，他說：

「那是三四年前的事了，我們駐防××圩，有一天正好發餉，我袋着一張五元的法幣，想到圩上去買幾兩烟草。無意中走過賭攤門外，聽見有人對我喊着：要發財的請進去。我一時被這話打動了，就真的走了進去。那兒的人，見我進來便讓位，（他們的消息真靈，我們什

麼時候發餉，發了多少餉，他們都一五一十，清清楚楚。（我在位子上坐定，就開始賭，開頭很小心，只是五角一元的賭。一次二次的贏了，把我的胆子弄大了，我就放胆大注的上，又贏。有許多人，見我手面不錯，都擠到我這兒來，對我喊說：你正在走運，放大注賭啊！我一聽果然就把所有款子全押上去，一開又贏了。這樣，一注一注的贏着，到後來一算也快有五十萬元了。五十萬元，又是三四年前的票子，你們想一想，有多大的一筆錢了？不過，我那時心太大，有了錢不肯放手。我想：既然走了運，五十萬元可以贏到手，一百萬又爲什麼不可以呢？於是又三萬五萬的下着注，開頭還馬虎，打個對手，過後就慢慢不行了，我以爲自己是在轉勝爲敗了。人就有那麼怪，越敗就越不肯放手。一直到那五十萬元又回到莊官手裏，已是深夜了，我才離開賭場，當我在街上走着，伸手去摸摸袋子，留着的還是那張五元的法幣。」說着，他又以十分悔恨心情補充道：「要是當時肯聽那個的話，老哥，現在的我，就不是這樣了。」

在打仗，升官，賭博之外，自然也就有人談到玩女人。比如那最小的上等兵，就說他在十五歲時和一個四十二歲女人睡過覺。這些談話，是很有助於他們疲勞的恢復的，因而大家樂此不倦。

勤務兵們，一遇到他們碰在一起，也很有話談。當他們忙著爲長官燒水，或給大家燒飯時，這種閑話就起了。這些人，年紀都比較輕點，世故和閱歷也不深，因此談起話來就沒有像衛士隊那兒海闊天空無所不談。他們最喜歡談的是些女人的醜事，長官污聞，以及同事間的某些有趣瑣事。宋國憲在這個小圈子裏，年紀不是挺小的，也不可笑，但是他們都以爲他無足輕重，像是很可笑的样子。瞋睡蟲比他小三歲，樣子也很可笑，而他却以爲宋國憲很可笑，他是從九歲起就一直當勤務兵當到現在，他不但古怪閱歷多，單從嫖女人這件事說，他也可以數出一打以上了。有一次，他甚至以五元法幣代價去嫖一個四十六歲老妓女。他的主要談話內容是嘲笑宋國憲那「傻仔樣」，其次是談到「嫖」！他懂得許多種嫖的方法。口舌又伶俐又尖刻，用拳頭和人打架，他是打得最壞的一個，用嘴巴吵架，他却往往反敗爲勝變成第一個。就因爲他有這個弱點，同事間和他吵起來，說不上三句話，就對他揮起拳來。一見拳頭，他就面如土色，縮着頭，一面逃，一面叫：

「打死人啊！打死人啊！」

他的另一特點是，在任何一個地方，坐着，靠着或站着都可以睡。有人說他有這毛病是因爲話說得太多的原故。

另一個從扒手出身的，他的特點，是謙虛特別有禮貌，却能不斷從長官身上偷錢且不爲發覺。因而，他的談話就集中在怎樣「扒」的故事上面。比如說他怎樣在平時，裝出十分誠實的模樣以爭取長官信任，遇到需要時，就怎樣從他身上偷錢，並使對方不至於懷疑到自身。他的話，在這個小集團中，起了許多壞影響，有人聽從他的話，拿來實驗。結果鬧到三四個勤務常常給許副官一起吊起來，爲了查清偷錢者的責任。

第三個，已經十七歲了，却像一個十四歲的孩子一樣，公家揀最小的衣服發給他，難得有合身的，後來，他冒火了，索性不計較長短，一拿到就穿上身。他的模樣本來就已長的醜怪，加上這樣不稱身的衣服一穿，這個人就簡直沒會使人見了愉快過。可是，他對付馬的本領很大，他能騎上沒上鞍和韁繩的馬，並且使它聽任自己指揮。「單憑這個！」他拍拍自己胸膛說，「什麼地方我找不到飯吃！」

至如那個也算在勤務兵隊裏的老伙伕李錦，也不是一個太沒來歷的人。宋國憲在這些「頗有來頭」的人面前，是的確要感到自己孤立的！他和他們合不來，看不起他們，又覺得那樣經驗都比不上他們。他們的嘲笑，他反感，可是，當他們說他在桂林突圍時，不該先丟掉槍再來突圍，「要是碰見敵人呢，你拿什麼抵抗！」他却覺得有道理。有一次他就老老實實

的承認了，這使他們更肯定宋國憲的確定「傻」了！

宋國憲和這些人合不來，特別是瞋睡蟲，他總以為他是專門來和他作對的，有幾次，他把他嘲笑得使他實在忍受不下了，他就想先從他下手，給他個下馬威，把他的嘴塞住，再去對付第二個。因此，他就故意找些小事鬧來和他挑釁，並且出其不意的伸出拳頭去。那小東西驚慌失措地一邊招架着，一邊像猴子一樣亂叫亂跳：「宋國憲打死人啊！」這一張揚，就叫宋國憲軟下手，不好意思打人，只憤憤的罵道：

「以後再敢跟老子搗蛋，小心你的爛骨頭！」

瞋睡蟲並未把這話放在心裏，在同伴慫恿下，他不但放棄和宋國憲爲難，居然把自己當起宋國憲有力的對手來了。當勤務兵們想對宋國憲下攻擊時，往往就是由他先向宋國憲放第一砲的，開出火後，再讓別人接手。光對付瞋睡蟲一個，宋國憲是有充分自信的，可是要他同時對付許多人，就覺得爲難了。他慢慢的發覺自己要改變目下的處境很難，而對方的進迫還是有加無已。他們不論好事壞事都要牽上他，比方說：「傻仔宋國憲組長叫你！」「傻仔宋國憲套馬，準備出發！」「傻仔宋國憲許副官有吩咐！」「傻仔宋國憲挑兩担水來！」他們病態地以嘲笑他作爲一種生活上的調濟。宋國憲對這種進迫，開始時還想反擊一兩下，

後來覺得無望了，甚至於會更壞了，只好沉默。到了他不能再忍受時，他就不願和他們在一起，他自動的轉移着到衛士隊裏去，他試想在那兒得到尊重。

衛士隊對一個「優仔」一類的人物是歡迎的。因為在這羣不像兵又不像官的人們中，很需要這樣一個肯聽呼使跑腿又能作消遣對象的人，宋國憲的轉移，正中了她們的心意。他們歡迎他來，却不惜用種種方法給他加上負擔，役使他。假如他們需要消遣的話，對他的嘲弄也是一樣無情的。關於宋國憲丟槍突圍這件事，在衛士隊裏的王下士，也曾參加過那一次突圍，而且也在同樣情況下，把槍丟掉，承認在當時的混亂情形下丟槍突圍是很有可能的。但他看見大家都在嘲笑宋國憲，自己也就不自覺的附和起來。在勤務集團裏宋國憲還可以揀那些比他弱的人示威，在這兒他可只有挨打，和沉默忍受的份了。比如這位王下士就曾打過他，並且忿忿的說：

「老子打你又怎樣！」

宋國憲到了這個集團後，甚至於更失望了。他對這些「不像官又不像兵」的衛士們的嘲弄，開始還試着忍耐，而忍耐的結果是對方更肯定他的確是「優」了，有時，他們把他嘲弄得差不多要叫他開口罵人，但後來一想，這樣下去，吃虧的也只有自己，於是，他忍耐着，

面孔紅紅的走了開去。刃譁結果，是一陣哄然笑聲，把他直送到門外。另一次，他被激着，不小心罵出一句「丟」來了，於是馬下士馬上把談話止住，盯着他，惡狠狠的問道：

「你罵那個？」

他失措地啊啊了半天，才答出一句話說：

「我罵自己！」

於是，登時發出一陣哄堂大笑。而他便得利用這機會悄然的走開，用手背抹着眼淚。

他顯然又不能在這些人中立足了。於是，當大家各盤着自己「地盤」，有吃有喝，有說有笑，而他，一個人站着，坐着，烤火或做事，不和人家交一言，人家也不覺得有他存在。到處，在他看來，都有嘲弄他惡毒的眼光。

終於，我發覺宋國憲在我的辦公室內比任何時候爲多，做起事來更加勤謹了，他不但在值班時候，不離我的辦公室，值班以外時間，可以自由活動時候，他也不願離開。

有時我把公務處理清楚之後，也常找他來聊天，我們談起話來，就無所不談，他不但健談，而且談起話來條理特別分明。但是爲什麼有這樣多人會說他「傻」呢？我想起了在柴霍夫的短篇集裏讀到這樣一段故事：一個醫生到瘋人院裏去，和一個瘋子談話，他覺得那瘋子

並不瘋，他的被作爲發瘋根據的論據是對的，於是，他向人替那瘋子作了許多解釋，結果他自己也被送到瘋人院去，當瘋子關起來了。這是一個愚蠢的悲劇，而這種悲劇，在我們這個愚蠢的國度却又不斷在發生着。

休息時候，我想在自己床上靠一靠睡會覺，或者到什麼地方去走動走動，而宋國憲還是在我辦公室逗留着。我對他說：

「宋國憲，現在不用你做什麼了，你可以到什麼地方去玩。」

他答着走開去。可是他僅在什麼地方轉了轉，就又回來了。我問他說：

「是不是你和他們有點不對？」

他沒有說什麼，眼睛變動着，眼圈却紅起來了。

「都是自己人，不要太認真。」我說。

他沒有什麼表示。

「你也算是中學生了，不能和他們一樣見識。有空應多讀書，或練練大字。」

第二天，他照平時的样子，在我的辦公室外坐着，手中却多了一本書。我拿它起來打開看看，是一個「酬世大全」。我把書交還他，問：

「看得懂？」

「懂！」

「有什麼看不懂的，」我說，「可以拿來問我。」

「是。」

我走開了，他重又在那兒坐下。

雖說，他也算是一個中學生了，但我發覺他對書本的興趣並不太濃。書打開了，放在手中，腦袋却像是在別的地方跑馬。並非他的求知慾不夠強，而是有什麼心思在苦惱着他。

某天，我和鍾參謀要出發去視察，臨走時，我叫他看守辦公室，不要叫人進來把文件亂翻。黃昏後，我們回來，當我回到辦公室時，無意中就看見宋國憲正在玩弄掛在我床頭的一條衝鋒槍。這條槍，是一個衛士告假回家時留下來的，我暫時把它留着，沒有派給人保管。當我出人不意的在辦公室內出現，宋國憲就正站在室中間，以立正姿勢，表演着裝卸子彈的動作。當他看見我，並且意外的紅羞面，也許以為我就會給他一番申斥。但我沒有這樣做，我假裝沒有看見，坐到寫字檯前，在「備忘錄」中，錄下我一天來的印象。

宋國憲把槍掛在老地方，悄悄的溜出去了，十分鐘後，他捧着洗面水進來，我一而洗着

，一面就對他說道：

「你曉得使用衝鋒槍？」

宋國憲堅定地回答着：

「在桂林時前學過。」

「打過？」

「打過。」

我把頭點點，沒有再說什麼。他把洗面水捧出去倒掉，又進來看看我有什麼吩咐。看見我又在忙於批閱一份報告，他只好又溜到室外去，重新打開那本「酬世大全。」

第三章 禁閉

我們向珠墟移動了。目的在點驗那兒的一個地方團隊。

抵達目的地的第二早，我和鍾參謀王指導員，帶了一部份衛士出發，許副官和袁書記帶着大部份人，留守在墟上的臨時辦事處。我們先同地方團隊的負責人，去視察幾個新收復的村莊，然後才去點驗那個隊伍。到重回珠墟辦事處，已是夜間九時半了。

當我跨入辦事處，就發覺裏面情形似乎有點不同。許多人都在大廳裏，正在緊張的辯論着什麼，當我們出現，大家忽然又閉住口不響了，倒是瞋睡蟲保持着活躍姿態，他在大家面前，小丑似的走來走去，並且故意大聲叫道：

「宋國憲，宋國憲，組長回來了！」

接着我們聽見許副官的聲音，在裏面憤憤的叫着：

「宋國憲，現在組長回來了，老子看你怎樣交代！」

我走進房間去，許副官接着我，便告訴我宋國憲已經給他扣起來了。我進去，宋國憲正在哭喪着面，坐在床前，兩手給反綁着，原本擠在大廳上的人，這時也紛紛的回來，並且就交頭接耳的在談論什麼。牀睡蟲表現得比任何人都更勇敢些，他甚至於自動取宋國憲任務而代之，他給我出去打洗面水，又故意賣弄似的，告訴我道：

「報告組長洗面水打來了。」

我一時摸不清，到底有什麼事情發生了，就對許副官說：

「發生了什麼事，這樣緊張？」

許副官裝腔作勢的報告道：

「今天中午出了事。」

「出了事？」我也覺得自己的口氣有點變了，這氣氛使我預感到一種壓迫。

「是宋國憲一個人搗出來的鬼。他在組長房裏，不聽規勸，瞎弄槍，槍走了火，老百姓的大門給打通三層。」

「傷了人沒有？」我預感到，一定有傷亡的事情發生。

「人倒沒有死傷，」許副官說，「今天是墟日，四鄉老百姓來趕墟，正是熱鬧時候，不意中聽見一排槍聲，弄不清楚是什麼事，都喊說是敵人來了，一時亂了起來，亂奔亂走，有些不良份子，就乘虛打劫。到我們派人出去解釋，已鬧不成墟。」

「一共打了多少發子彈？」

「整個彈包給打完了。」

「宋國憲自己怎樣解釋？」我覺得宋國憲偷偷的從胸前抬起頭來看我。

「他沒有解釋，他的態度很壞！」

「他吹大砲……」瞋睡蟲乘機揮進嘴來，但給我一盯，就驚駭的溜出門去。

「他吹組長……」另一個低低的在門外爲瞋睡蟲聲援。「組長叫他這樣……」

「你造謠！」宋國憲抗議似的叫着，「你們串通一起，要害我！」

「你給了他什麼處分沒有？」我繼續向許副官發問。

「我怎敢處分他，他說除了組長，什麼人都不服的。」

我把頭點着，於是許副官便告退了。

「宋國憲，」我回頭對着宋國憲說，「你還有什麼話說？」

宋國憲垂着頭。

「你爲什麼弄槍失火？」

他還是不聲不響。

「許副官說你不服從……」

「我沒有這樣說過……」宋國憲抗辯着。

「你還想賴！」許副官在門外恐嚇地叫着。

「他說過！」有人附和着。

「他沒有把誰看在眼裏的！」

「大家都這樣說。」我說。

宋國憲又氣又急呀呀了半天，忽然放聲哭了，

「哭了就算嗎！」又是許副官的聲音。

門外人聲這時就像炒豆似的吱吱喳喳起來了。有人甚至於已經到老百姓家裏去借扁担，準備打屁股，他在地上的故意砰砰的敲着。

「你是知識份子，」我對宋國憲說，「你在部隊裏時間雖然不多，也一定會知道部隊中

的規矩，你該受什麼處分？」

宋國憲面色蒼白的：「只要有理由，把宋國憲槍斃，死也無怨。」

門外有人說：「打屁股！」

扁担又砰砰的敲在地上了。

我回過頭去對王指導員說：

「這是你的事情了，我把他交給你去處理。」

王指導員點點頭，就對門外叫着說：

「許副官把他帶到我房裏來。」

王指導員把宋國憲帶走了，城在門外的許多人，同時也跟着過去。

十分鐘後，王指導員又過我的房間來，他說：

「這個青年，和這批兵油子在一起不適合。他們都說他驕傲，想找機會整他，我倒覺得

他不錯。」

我同意的點點頭說：「我也這樣看。」

「我把他帶過去，勸導了他一番，又給他三天禁閉。」

「從今晚起？」

「是。」王指導員說。「許副官已叫瞌睡蟲來代他工作。」

果然，在這時候瞌睡蟲就來報到了。我說：

「瞌睡蟲，你們怎的都和宋國憲不對？」

瞌睡蟲吃驚的張大了口，他不大清楚我說這話的意思。

「你們是不是大家合着伙要整他？」

他還是張大着口，裝做假正經的模樣。我說：

「都是自己弟兄，不要分派別。」

「喂。」瞌睡蟲第一次開口答話了。

「你們爲什麼都討厭他？」我接緊一句的問。

「他，他，他架子太麼。」瞌睡蟲壯胆地答，「憑自己做了組長勤務兵，就看不起大眾

弟兄。」

「是這樣嗎？」

「他還吹牛。……」

我笑着，把他彈開了。

宋國憲就這樣給關在禁閉室裏了。因為禁閉室太暗，不便看書，就成日躺着睡覺，想把這件不愉快的事情忘記。但在外邊的人，並不就把他忘記，他們對於他僅被處分禁閉這件事，還不滿足。因此，一有時間就到禁閉室外去找他的開心。起先，他裝睡，對什麼挖苦話都不理會，後來實在受不了，火起了，便面紅的從裏面叫罵道：

「丟那媽，看老子出來揍你！」

威脅的結果比沉默更壞，他們都樂開了，結果是一陣哄笑。

自然，在這個團體裏，宋國憲也不是完全沒有朋友。不說話的伙伙李錦，就和他很有交情，這個已是四十多年紀的老兵，是一個一天難得說上三句話的人。他唯一的樂趣是，在沉默中玩弄手中的烟斗，他在這個隊伍裏與誰無爭，老老實實的做自己的事，也許是他的年紀大，也許是他的部隊生活歷史久，大家都很尊重他。當大家都以為宋國憲「傻」，欺負他，他却和他做朋友，時常叫大家不要欺負他，背地却又私自勸他：「當兵還不就和當和尚一樣，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不要太認真。凡事能够馬虎就馬虎。」

當宋國憲被禁閉之後，唯一能安慰他的，給他送茶送飯的就是他。他對宋國憲說：

「年青青的人，不該灰心，大家對你不好沒關係，只要組長對你好就得了。」

宋國憲紅着眼圈。他接着又說：

「這樣輕微的處分，算是你的幸運了，要是以前，軍閥時代，要打屁股的。」

禁閉的第二天。晚上，當督導組的人員都已休息了，駐紮在墟場外鄉公所內的鄉自衛大隊楊大隊長，忽然倉皇的走來報告，說在十里外的警戒線上，有信號發出，那邊已發現敵情了。

「有沒有派出諜報去？」我從床上起來問。

「已經派了兩批人去了，」楊大隊長回答說，「還沒回來，」

「假如敵人對這兒有什麼企圖，」我說，「你打算怎樣應付？」

楊大隊長是一個五十多年紀的人了，以前是正規軍連排長出身的，在家鄉辦鄉團辦了十多年。他聽見我的話，沉思了一會，才開口說：

「墟場外的一里半路，有一塊高地，地形對我極為有利，我想派一個分隊去守那高地。要是敵人的目標是在鄉公所，他們一定要經過那塊高地，我們就可以在那兒截擊它。不過，要守那高地還得有一個條件，就是要有自動火器，我們沒有輕重機，所以來和組長商量，是

不是可以派一班弟兄和一挺輕機，協同我們去守那塊高地？」

我覺得這個請求是合理的，於是便答應他說：

「我這兒人手也不多，假如真的需要，就抽一班人給你也無不可。不過，我的意思是如果敵人兵力佔了優勢，這一點點兵力還是不能應付，不作正面戰鬥，只作掩護。」

「我也是這樣打算。」

「就這樣，」我說，「你去準備，我馬上就派一班人，一挺輕機去和你配合。」

楊大隊長剛剛離開，我就叫鍾參謀通知大家作轉移準備。督導組內幾十個人一聽見風聲登時都緊張了起來，打行李包的打行李包，檢查武器彈藥的檢查武器彈藥，等到樣樣都準備好了，要派出去配合鄉自衛大隊的第一班五個弟兄和一挺輕機，亦已在門外集合好了，鍾參謀才率着他們到鄉公所去。許副官把多餘的手榴彈，手槍集合起來，配備給那些徒手的伙伕和勤務。當配備和任務重新分配完畢之後，許副官才來請示：關在禁閉室裏的宋國憲該如何處置？他提起這件事，使我想到放在我床頭還有一條衝鋒槍沒有人拿。我說：

「把他放出來。」

宋國憲隨着許副官攥了自家行李，走出禁閉室來見我。我問道：

「宋國憲，你在禁閉室裏把自己的錯誤好好想過沒有？」

宋國憲眼睛望着地下，憂鬱的回答道：

「報告組長，宋國憲以後知道悔過了。」

「今晚上有點情況，」我對他說。「我把那條衝鋒槍暫時交給你，你要好好的保護它，使用它，不要亂開。」

「知道。」

「軍人拿着武器，可不比平時，要認清自己的責任。」

「知道。」

「許副官，」我回頭對許副官說。「把我房里那條衝鋒槍，連彈帶一起交給他。」於是，許副官又把他在我旁邊帶開了。

他們剛一走後，自衛大隊的大隊附又到督導組來了，他是奉了楊大隊長的命令，特地來報告情況的。他說：派出去的諜報人員已經回來了，據調查所得，敵人兵力約有一個分隊，配合了偽保安隊一個中隊，三十多個「籬筐隊」（即敵人利用順民來搶劫的運輸隊）目標向我方行進。

「看樣子還是搶劫物資的成份居多。」我根據他的情報下着判斷說。

大隊附又接着說：

「這是縣城敵人新近才發明的戰術，他們半夜在城裏秘密出發，天亮前趕到目的地，把它包圍住，出人不意地出來攻擊，使我們自衛隊一時措手不及上當。稽村就是這樣給攻進去，損失很大。……」

「這叫做拂曉出擊。」

「不過，吃過一次虧後，我們對敵人的狡計，已經知道預防了。」

「你估價他們真的來進攻墟場嗎？」

「敵人已經有幾次放出這樣空氣，却始終沒有來，他們也不大知道我們的虛實。即使來了，我們也不怕，樣樣都準備好了。」

「是不是已派人通知墟上老百姓疏散？」

「他們的消息比我們還靈，早在疏散了。」

我仔細聽着，墟場內果然人聲沸騰，關閉門聲，低低呼喊聲，以及倉促的步伐聲，交錯地混雜在一起。

「老百姓要疏散到那兒去？」

「白馬村，那兒有一個洞，可以容納兩三千人。」

「他們就疏散到那洞裏去？」

「必要時，我們也要朝那兒撤退。那兒的地位好極了，背山面水。」

「楊大隊長呢？」

「他正要帶隊出發。」

「墟場四周是否都放了警戒哨？」

大隊附神氣有點猶豫的說：「佈置是佈置過，但人手不夠。……」

「所以沒有派？」我替他接下說。「要是敵人出人不意的摸進來呢？不是要叫首腦都白
白叫人擺佈？」

「我們已派人到各村去召集後備隊……」

「現在怎麼來得及！」我差不多是叫起來的，「你們平時就是這樣打仗的，怪不得敵人
稍稍用一點狡計，就要吃虧！」

大隊附沉默着。

「去！」我說，「墟場的警戒哨由我們派，你叫一個人來帶路。」

「是。」

「趕快！」我叫着。

於是，那大隊附三步當兩步的跳出門去了。

我對許副官說：「派四個人到墟場外當流動哨。」

許副官爲難的皺着眉頭說：「我們的人本來就不够了，再派四個人出去，這兒就連站崗的都沒有了！」

「流動哨比站崗重要。」

許副官見我已下了決心，也就沒有再說什麼，只打開備忘錄，在上面查名子。正在這個時候，在角落裏，有一個人自告奮勇叫道：

「報告許副官，我也願意去。」

我朝那發出聲音的地方看去，他不是別人，原來正是宋國憲。這時他已全副武裝的打緊着，嚴肅的和一些武裝人員站在一起聽候吩咐。

我對許副官說：「宋國憲既然願出來，你就派他站崗好了。」

「是，」許副官逐個的叫過參加流動哨的人名之後就說。「弟兄們隨我出來。」他先把自己手槍從腰上皮套內拔出來，檢查過彈腔，直走出門去，在他後面跟着四個衛士隊的武裝弟兄。最後才是宋國憲，他提着衝鋒槍，以預備放姿態站在督導組門口，執行任務。

我在炭火前坐着，焦急的等待大隊部有新情報送來。遠處，狗叫得很兇，零星的槍聲在四方八面響着，雖然成夜它都沒曾停過，但在這時聽來，似乎特別緊張，談話聲忽隱忽現的交錯着。我坐着，用鐵箸不時去攪動炭火。坐在對面我的行李担上的鼾睡蟲，正歪着頭又呼呼的睡着了。李錦正在他旁邊蹲着，沙沙的抽着烟。我說：

「馬都上了鞍！」

李錦回答說：「上了。」

我向四面看着，忽然想起王指導員和袁書記。

「王指導員呢？」

「他剛剛跟那大隊附出去。」

「袁書記呢？」

「他同房裏又睡着了。」

門外有口令聲。一會門打開了，許副官走了進來。我說：

「有什麼事情？」

「情況沒大變化，東邊村子狗叫得兇。」

「你回來誰指揮流動哨？」

「王指導員在那兒。」

「大隊部有沒有情報？」

「附近村子的後備隊都派人來了，我叫大隊附帶他們增援上去。」

我點點頭說：「我和你出去看看。」

我們走出墟場的關門，墟內經過一陣混亂的疏散後，要走的人都已走了，不走的人也到大隊部去打聽消息，冷冷清清的，只有幾條狗不時在半睡眠狀態中，抬起頭對過往的人吠叫着。

月亮很圓，很明亮，四周給照耀着，如同白晝。已是十二月初了，這山地地區是很陰冷的。沒有風，冷氣使人毛髮直豎。我們跨大着步伐走着，每臨步哨線，就聽見有人喊口令。

我們一直走到大隊部去，大隊部亦已完成轉移準備，大廳中燒着盆火，有三四十人圍住

它取暖，其中除墟上的生意人外，有一半上下是各村派來的後備隊，他們帶着各種好的和壞的武器。大隊附走出走進，正在忙着什麼。許副官喊着他們：

「你還沒去？」

「我叫廚房燒粥給大家消夜，這樣天氣打仗真不是玩意。」

「前頭怎樣？」我接着問。

「剛剛大隊長派人來說，敵人走到半路忽然又轉回去了。」

「爲什麼？」我注意的問。

「大概他們已發覺我們有了準備，或者又想要什麼花樣。」

「這也難說，還是小心預防妥當。」我們離開大隊部就和流動哨會合，我帶着他們在墟場外一里半範圍內打了一轉，覺得沒有什麼也就回督導組了，宋國憲在月光下，提着槍，威武的逡巡着，看見我們遠遠走來，他就站住立正，一直到我們進了門，才又恢復原來態勢，在月光下，有節奏的走着。……

第四章 逃亡

那天晚上，平靜的渡過。

從第二天起，宋國憲也就合法地擁有那挺衝鋒槍了。他和平時一樣的守在我的辦公室外，聽候呼喚，出發前也照例細心的把我的文件檢好，鎖在洋鐵公文箱裏，打紮鋪蓋。但是他開始拒絕挑東西做一個普通勤務兵所做的，他私下去找許副官談過，說他不能再做勤務兵了，因此他拒絕做勤務兵所做的工作，除了照樣聽候我的呼喚。

「是誰升起你來的？」許副官看見他那「已成事實」的樣子，就大為冒火。

「不管升不升，」宋國憲理直氣壯地爭辯着。「組長把槍交給我，要我參加防衛工作，我就有責任。要是我照樣做了勤務兵，挑東西，槍丟了叫誰負責？」

「你不挑東西，叫誰挑？」

「隨便你叫那個都得。」

「我就叫你挑！」

「我不挑！」

「你想違抗命令嗎？」許副官兩眼差一點爆出來了。「老子槍斃你！」

「隨你怎樣都好，」他低聲的咕嚕着走開去。「總之，我不挑……」

當他們兩個在叫鬧着時，別的勤務兵也給驚動了，他們把這件事一個傳一個。

「什麼事？」

「宋國憲不肯挑組長行李。」

「他不挑叫誰挑？」

「他叫許副官分給我們挑。」

「什麼東西，笑話！」

「我們不挑！」

「他以爲有了那挺槍，就神氣了。」

「找他理會去。」

「揍他一頓！」

「問他爲什麼！」

這樣，你一言我一語，叫叫鬧鬧的四五個人就直闖到宋國憲面前，他們責問他：爲什麼自己不挑行李担，却叫許副官加給別人挑？

「我沒這樣說啊！」宋國憲啊啊的申辯着。

「你還賴！我就在旁邊聽見。」臃腫蟲比任何人都更憤慨的叫着。

「你聽見什麼！你聽見我個卵。」看見他的樣子，宋國憲大爲反感了。

「你罵人！」臃腫蟲握起小拳頭直衝上去了，「你敢罵人！」

「老子就罵你，又怎樣！」說着，宋國憲也迎面向他頂過去。

許多勤務兵同時鼓噪起來：「宋國憲你不好打人！」

「你打吧！」臃腫蟲這一次是比任何人都更勇敢了，說時還用拳頭把自己胸膛捶了一下。

「打你！打你！」宋國憲見勢成騎虎，不得不蠻幹到底。於是他們兩個就交了手，而大家則在旁邊鼓噪着。一直到許副官衝到他們面前，一個人給送上一記耳光之後，又把他們拖到我的辦公室來，大家才散開。我對着宋國憲問：

「宋國憲你和瞌睡蟲打架是什麼意思？」

「報告組長，」宋國憲一手摸着面上的傷痕一邊說。「宋國憲不再當勤務兵了，組長把槍交給我，我就有責任保護這根槍，除非組長開除我，我是死也不肯繳槍。」

「我把槍交給你，」我說，「不過是暫時交你保管一下的意思，並不叫你不做勤務的工作，你就這樣和大家鬧起來，傷了同事間的感情，這是什麼意思？」

「他還和我鬧！」許副官在旁加油說。「關要高升。」

「誰說要高升？」

「你！」許副官睜着眼說。

宋國憲低下頭不響了。他大概也知道，這樣和許副官頂下去於己不利。

「你派別一個人挑行李，」我對許副官說，「不要再鬧了，鬧出去難聽。」

許副官不高興的咕嚕些什麼，便兀自走開，瞌睡蟲也想利用這機會溜走，却給我叫住：

「瞌睡蟲你怎麼老要和人家打架！」

瞌睡蟲立正的顫着，半天說不出話來。

「他們叫你出面打架是嗎？」

他眼珠轉動着，還是一言不發。

「以後再多生是非，小心打屁股！」

「是。」他恭敬地說。

「走！」

於是，他鞠了個躬，退出去了。

這件事雖然告了段落，但我也知道處理得並不得當，勤務兵們的反感，且不必說它，就是許副官也認為他的威信給我掃光了，以後再也呼喚不動人，他喝過酒後，就對王指導員發牢騷：

「把那小子弄成兵不兵，官不官算什麼啊！」

王指導員勸導他說：

「宋國憲這個人的確有點大才小用。」

「那就把他升上來好了。」

「也許是限於編制。」

「這樣幹下去真無意思。」

許副官失意的說着，又到衛士隊去散發他的不滿，並且十分得到他們的同情。「我算什麼個卵官長，一個勤務兵都管不了？」

「這小子，」許副官下着另一個結論道，「要狠狠的給他點顏色看！」

從這事件之後，宋國憲在團體內是更加顯得孤立了，他們甚至於不願意和他講話。而他却照樣十分自信的工作着，他在替我做過例行的工作外，每遇我要出門又自動揹上那挺衝鋒槍，跟在我背後，像一個衛士一樣。這一來，叫衛士隊的人更加反感，朱上士憤憤的罵着：

「他奶奶的，宋國憲想一個人吃掉咱們全隊人的飯。」

「讓他去，我想他得意日子也不多了。」

「梁班長馬上就要回來，等他把那挺槍收回，看他還有什麼卵毛名堂。」

果然，當督導組一開到大埔，第二天，告了假回家去的梁班長就回來了。這挺槍是他平時使用的，他一回來，自然就要求重新收回去。

梁班長回來這件事，在督導組裏的弟兄們間，起了一個新的衝動，他們彼此交頭接耳，竊竊私議着：梁班長回來之後，是否能順利的收回那挺槍？收回後，以宋國憲那樣牛性子，又會發生什麼後果？這時最活躍的，自然還是瞌睡蟲。他見到宋國憲時就不是冷言冷語的刺

他兩下，又大有深意的對他擠眉弄眼，好像說：

「看你得意，得意的日子不多了！」

宋國憲也是十分敏感，他知道梁班長回來，而且馬上就被許多同事拉到小茶館裏去談大。從大家冷言冷語，和熱烈爭論的表情中，也意識到會有什麼不利於他的事情要發生。但他還能忍耐，忍耐着看這事件的發展！

已經入夜了，我在縣民團司令部，參加會議回來，剛剛坐定，許副官就帶着梁班長來消假。梁班長報告着他回去的經過，以及他們家鄉民衆自動組織抗敵情形。他的報告一完畢，許副官馬上就接下說：

「梁班長現在回來了，派什麼槍給他帶？」

我沒有遲疑的答說：

「把他以前攜帶的衝鋒槍交還他。」

「它現在宋國憲手裏。」

「我叫他交出來。」

於是，他們鞠着躬，出去了。

等他們一出門，我就叫宋國憲進來。我們剛剛的談話，他已聽見了，因此這時情緒很壞，我遂用勸慰的口吻對他說：

「宋國憲，我對於你的忠實和服務態度很爲滿意。」

他苦笑着，面色蒼白地。

「你是一個知識份子，又是志願兵，做一個勤務兵自然是辱沒了你的才能，經這些時的考察結果，我已決心把你正式升爲上等列兵。」

他有點吃驚，但神情還是沮喪的。

「不過，」我接着說。「我交你揹帶的衝鋒槍原是梁班長的，他告假回家把它留下，現在他回來了，應把原槍交還他。」他抖索着，面孔變得非常難看。「至於你，等隊伍開回部，我再領條中正式步槍給你配帶。」

我的話說到這兒就完了，我想他也許還有什麼話說。但是出乎我意料的，他竟沒有說什麼，也沒有什麼不同意和反抗表示，只機械的解除身上的彈帶連同槍一起繳到我面前。然後悄悄的轉身出去。他的動作，使我感動。

宋國憲被繳槍這件事，很快就在督導組裏興起新浪潮，大家都把這件事作爲談話中心，

許副官在衛士隊裏幸災樂禍的說：

「老子早對你說過，鬥得過老子，算你有種！」

而陸匪蟲在另外幾個勤務兵慫恿下，竟然跑到我面前來報告：

「報告組長，宋國憲現在既然繳了槍，弟兄們都說我們出發時挑的行李太多挑不熟，應該再分配給他挑。」

我盯着他，說：「誰叫你說的？」

「弟兄們都說。……」他有點害怕的低下頭去。

「那個弟兄說的？」

他抖索起來了，呀呀着半天說不出話來。

「多事！」我教訓他道。「出去！」

他一肚子悶氣的鞠了個躬退出去。

只有李錦一個人是同情他的，他把他拉出街去，他們在小茶店裏閑坐了許久，這位好心腸的老兵又勸解他說：事情要看得開，一個人有了志願，什麼事情不能成功，一條槍算什麼，人家交給你的槍又算什麼，要自己能立志創業，打天下啊，這才是大丈夫呢。宋國憲默

默的聽着，這些話，對他這時的心境似乎很有作用，它句句打中他。

「像我李錦，現在是老而無用了，」李錦接着說。「而你還年輕，還可以做許多大事。

小老弟，和他們鬥什麼氣啊，有本領的自己去打天下，這個團體也沒有什麼攪頭！」

宋國憲，句句把它聽在肚裏，他完全同意李錦的意見，這個團體沒有什麼攪頭。

幾個鐘頭後，他懷了另一種心情回督導組來了。他不說話，避免和別人接觸。在我的辦公室中雖然還是那樣負責和忠實，已不像以前那樣的活潑了。他可以坐在小椅子上想了一整天，却不願開口說一句話，自然，在他目下這種處境，心情我是能充分了解的，可是我無法對他開口。這件事對他的打擊似乎很大，因此每當我提起，並想安慰他一下時，他就熱淚盈眶，且常常規避和我再見面。久之，我也不願再去提它，我相信他會慢慢把這件事忘記的。

我們在大埔住了快二十天，正待向中渡推進時，他却向我請長假了。

「爲什麼？」我十分不高興的說。

「我在這兒蹬不下去，弟兄們和我感情太壞。」他說話時，故意避免和我面對着面。

「這也是事實，」我說。「不過，你離開這兒後又能到那兒去呢？」

「我也不知道。」

「你想當叫化，當難民嗎？」我說，「這完全是一種小孩子的想頭，荒唐，無稽，在團體裏我沒虧待你！」

「組長待我好我知道，」他說，眼眶忽然紅起來。「但弟兄們和我合不來。」

「這是你們平時玩笑開得太多，把感情弄壞了。」

「不是這樣，」他搖著頭說，若有無限秘隱似的。「組長還不完全知道。」

「我看你還是好好考慮一下再辭，不要弄到後悔不及。」

「我一定要走，」他固執地說，「要是組長現在不給我辭，以後還是要開小差走的。」沒有再說什麼，他就退出去了。

我以爲他說要走，經我勸了幾句，也許就會放棄。在這個地方，人地生疏，又沒有錢，一旦說走，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因此過了兩天，也就把這件事忘了。豈知到了我們臨出發時，却到處找不到他，我以爲他是暫時到什麼地方去，一時來不及趕上，就叫許副官留下一張叫，叫他回來時趕到什麼地方找我們。我們出發了。

到達新目的地，已經有許多日了。但是宋國憲始終未見回來，他果真實踐了自己說過的

話：要開小差！開始我覺得很是惋惜，過後一想也好，免得團體裏多爲他發生一些不必要的糾紛。

第五章 成長

我們在中渡工作了快三個月，重回柳城時，已是二月間了。

督導組開到拍山墟場，正是那兒的墟日，而墟場却意外的冷靜，零零落落的沒有幾個人留在那兒，我們都覺得奇怪。鍾參謀說：

「怕有什麼情況。」

我們走到自衛隊部去，一問果然不錯，二十里外地方有情況。自衛隊部主要的負責人，都和隊伍開上前線去了，只有分隊長帶了一個分隊後備隊，留在隊部做看守工作。我對鍾參謀說：

「到前面去走走如何？」

「好的。」他答。

於是，我吩咐許副官，王指導員帶領非武裝人員，和自衛分隊留在隊部，我們帶着衛士隊，叫分隊長派兩個自衛隊員帶路，便朝那發生戰事地方開上去。那兩個自衛隊員，一個配帶一條單響毛瑟，另一個配帶兩顆馬尾手榴彈，老百姓裝束，他們一邊走，一邊就告訴我們：三小時前戰事還進行得很劇烈，現在却只有零星槍聲：「大概是敵人給打跑了。」

「這次來的敵人有多少？」鍾參謀問。

「六十多，連同籬筐隊二百幾。」

「我們去的人呢？」

「一個大隊全出動，各村的後備隊也有參加的。」

「看你的口音，不像是本地的。」我向那配單響毛瑟的男子問。

「你猜的對，」那配手榴彈的男子，笑着回答。「我們都是外來的。」

「怎麼到這兒，是逃難來的？」

「也可以這樣說，我是桂平的，而他是冊竹人。我們原本是一八八師的，隊伍給打散了，就流落到這兒。」

「當自衛隊員？」

時參戰。」

「不，我們是來這兒當人家的長工。不過，我們和老板事前有過約，平時我們幫工，戰

「在這一帶幫工的，」那抗毛瑟槍的男子補充說，「差不多都是一樣。」

「過得怎樣？」

那兩個人同時搖著頭說：「說不上，避避難吧了！」

「你們的弟兄流落到這兒的多不多？」

「沒有計算過，三幾十人總有。」

我們在一條曲折的鄉間小路走着。走了約十里路，才看見一座長有一里許的松林從山坡下直連到山坡上，松林外的路口，有警戒哨，他們躲在矮林裏用偽裝把自己掩蔽着。當我們走近他們時，他們就遠遠的出來喝道：

「那兒來的？」

鍾參謀叫那帶路的上前去打話。那兩個人向前走着，一邊搖着手說：

「自己人。」

當警戒哨把我們的來歷弄清楚以後，才從掩蔽物內擠出來，仍舊保持警戒姿勢，叫我們

通過。

「韓大隊長呢？」鍾參謀在馬上向他們問着。

「和弟兄們都在樹林內，正在吃飯。」步哨兵答。

我們一通過警戒哨，就進入松林中。沿途都有零星的武裝人員在走動，當他們看見我們這枝人數不多，而裝備極佳的隊伍在向他們行進，都用奇異眼光彼此訊問。不久，我們就看見約有七八十人的一枝隊伍，在松林下休息着。他們懶散地或坐，或躺，有的在談話，有的在抽煙，另有些已在地上睡着了。其中有一個高大漢子，揹着一條快機卜壳，一見我們就從人中跳起來，向我們奔過來說：

「是什麼風把你們吹來啊！」

我仔細把他一打量，原來不是別的，正是韓大隊長。我們到中渡前曾在這兒受過他很客氣的招待。

我和鍾參謀都跳下馬去，拉過手，我就說：

「辛苦了。」

「這是應該的。」韓大隊長笑着回答。

「現在敵人怎樣了？」我接着問。

「這次他們來勢又兇，又頑強，在前面村上，我們差點吃了他們的大虧，好在及時趕到一挺輕機，一枝生力軍，才把大家救住。」

接着，他就很概略的告訴我們這次來犯的敵人兵力，配備，和敵對的形勢。他說：敵人很狡猾，他們先把大部份兵力掩蔽在村外一里地方，却叫小股兵力來攻村，村自衛隊一面抵抗，一面派人求救。不久我們的隊伍趕到，一輪火打出去，敵兵就退出村外了。我們以為他們是退走了，不會向他們追擊，把隊伍開進村去。就在這時，敵人出人不意的從四面八方的開着來，把村子包圍起來，當時的形勢是很壞的，要衝出只有一條路，而在那兒，敵人却架着重機，衝損失大，不衝就有全部在包圍圈內被消滅的危險。兩面就這樣相持着。就在這個時候，我們控置在五里外一個村子里的預備隊，適時的趕到了，他們只有一個分隊兵力，配備有輕機一挺。當他們看見敵人的進攻越來越猛烈，被圍在村里的部隊，正在作着無望的抵抗時，他們一面給被包圍的人發出信號，一面就出其不意的向敵人背後攻擊。那挺輕機活躍得很，一排槍打過去，就打倒了六七個敵人，第二排槍再打過去，守在大路口的敵人重機也被擊毀了。敵人給這不意的攻擊驚駭着，一時動搖起來，被包圍的人，見有救兵開到，也乘機衝

出，於是形成前後夾攻局面，敵人才垮了下去！

「這個勝利，是完全寄托在一個人身上。」

「那機槍手？」我不等他說完就問。

「不錯，就是那機槍手。」

「他該得獎的。」我說。「我能够見一見他嗎？」

「他還在這兒，還是一個年青青的小朋友。」說着，他就回頭用土話對一個自衛隊員說：「什麼，那個人便應聲的去了。」

「那些敵人的屍首，」韓大隊長接着說，「有幾個給抬走了，不及抬走的，都給我們砍下頭準備帶回壩場去示衆，那挺重機槍也給我們得了。」

正說話間，從我們旁邊忽然有一個人走來，大聲喊道：

「報告。」

我們同時回過頭去，一看，在面前已站着一個高大的青年士兵，他身背皮彈匣，抗着一挺捷克式的輕機，對我微笑着。我和鍾參謀都不禁吃了一驚，原來來的不是別人，正是宋國憲！我興奮的叫道：

「宋國憲，你也在這兒！」

「組長，參謀。」

「你們認識的？」韓大隊長以失去介紹的光榮，有點失望。「我剛才說的，就是他！」

「他把敵人打退的？」鍾參謀不大敢相信的問。

「他不止今天把敵人趕走，這兩三個月來還做出許多勳人的戰蹟。」

看韓大隊長說得那樣正經，鍾參謀有點將信將疑了。

却是我繼續在和宋國憲談話，我問：

「你怎麼到這兒來？」

「你們走不了幾天，我就到這兒來。」

「來了就一直參加自衛隊？」

「不，」韓大隊長代他答道。「關於他的事，說來話長了。」

「我們慢慢再談。」我對宋國憲說。

「組長參謀今天不會走？」

「還有幾天時間。」

「到那個村子去看看？」韓大隊長提議着說。

我們馬上就贊成了。

當我們回到柏山壩，壩上已是人山人海了。四村的鄉下人，聽說壩上砍來幾個日本頭，掛在壩上示衆，都紛紛的趕來觀看。小販乘機把食品担也挑來叫賣，早上疏散出去的人，也挑着東西回來了。有人正在湊錢勞軍。

我們到了大隊部，我聽見有宋國憲的聲音從一個大房間發出來，探進頭去，只見里面擠滿了人，都是督導組的人，他們似已忘記過去不愉快糾葛，和氣地圍着炭火，正在聽宋國憲講什麼。聽的講的，都正在入神，沒注意到我，於是，我就在他們不注意地方坐着，鍾參謀却和韓大隊長一起上樓去了。

「這樣，我就到了那個村子，」宋國憲接下說道。「那村子有一家小雜貨鋪，店主是一個老頭子，當我去問他有沒有人找長工，他就把我上下打量一番，大概是我人生的高大，力氣足，便叫我等一等。這時正好有人來這小店買東西，聽見消息就傳了開去，約有一頓飯時間，就有五六家人到這小店來找我了。那老伯，叫我們當面談，我就和他們談，談來談去，覺得個個都合適，又似是個個都不合適，這樁工我沒打過，地方情形又不熟識，看那老伯

倒是個忠厚人家，我就去請教他，他說：「別着急，我給你介紹一個親戚，包管你滿意。」那老伯的親戚，只有婆媳三歲大孫子共三個，婆婆已有五十多歲了，媳婦也是上三十的人，聽說有一個兒子，就是那個婆婆的兒子，給抽丁去，三年沒有一個字回來。那婆婆很和氣，媳婦生的還好看，就嫌有一隻病眼……」

瞋睡蟲插着嘴說：

「又不要你討她做老婆！」

於是大家哄然大笑了。

「她有一隻病眼，」宋國憲等大家笑完了，始又接下說。「她們待我就像自家人一樣，她們窮我倒不在乎，只是人家家家有槍，一聽說敵人到就發刀槍叫長工加入去打，她家窮，置不起槍，一聽說敵人來了，我就只好空手跟那些女人家朝山里走，這是十分丟人的！爲了這件事，全村的長工都笑我，他們笑我宋國憲沒生兒子，沒胆量，這叫我幾次想辭掉不幹，要不是那老婆婆很可憐！村里已有人叫我到那邊去。我想做人總得講點義氣，不能光看利害，這就叫我不定走的主意。有些人不明白我的意思，倒說我宋國憲對那紅眼女人有意思，有一個斷了一隻手的傷兵，甚至到處說：那老婆婆想招我做兒子了……」

「這個不好！」還是瞋睡蟲的聲音。

「瞋睡蟲，你就巴望這個。」馬中士開玩笑着說。

瞋睡蟲得意的做了個鬼面，於是大家同時笑了起來了。

「再說下去，」李錦含着煙斗提議道。我以為他在這兒是比什麼人都更注意聽宋國憲的話。

「這村里有二十個長工，」宋國憲說道。「都是從前線給打散流落下來的。我們因為都是外來的，所以團結得很好，雖然沒有組織，却像是有組織一樣，一做完工，大家就聚在一起，有說有笑的，各人講自己的志願和生平，有什麼需要時，也大家幫忙設法。外來的和在地人，當然也有點差別，不過，這一帶男丁很少，他們不但需要我們替他們做工，也需要我們保護，有許多地方人，是怕當兵的，這兒人不怕，因為他們的子弟也大半是出去當兵的多。因為男丁少，許多年來，這兒一直有一種風俗，他們從外地請來了長工，長工做久了，和主人家有了感情，主人家假如有子，或守寡媳婦，就招了長工進去。本地的許多人，就是從前當長工後來才留下來成家立業的，即以我們這二十八個新來的長工論，就有幾個給招進門的。」

「宋國憲，你這個人心眼兒壞，爲什麼想開小差，原來就是想到這兒給人家招駙馬。」

梁平說。

「我對天發誓，我離開督導組一點沒有這個意思……」

「你沒有打聽清楚退路，不會走的。」

「就是給繳槍的那天，李錦告訴我的一段話打動了我，他說大丈夫要能自己打天下，不應該死守住不能發展地方，我才下了決心。」

大家差不多是不約而同的，把眼光同時看到李錦身上，他微笑着，默默的抽着煙。

「初到這兒，」宋國憲又說。「我也很受氣，老想走，人家對我好，沒有用，我得有條槍，這年頭，沒有槍，就好像沒有手一樣。自然，在村里和我一樣沒有槍的也還有別人，比如九隻指，他和我一樣，主人沒有槍給他。我們兩個人做了好朋友，時常商量怎樣去弄條槍。幾次仗打過去了，只見有槍人家在那兒展威風，朋友間，見着面都難爲情，他們起勁的講打仗經過，我們只好悄悄的走開。那受氣的樣子，就正和在督導組一樣……」

大家彼此看着，聳了聳肩。

「不過，很快我們也就找到機會了。」

那天清早，婆婆對我說：阿宋今日田里沒有工，上山砍柴火去。我們吃過早飯，就收拾柴刀，扁担，繩子，又各人帶了一個飯盒上山去了。我們在離村六里地的一個山上打柴火。中午停下來吃飯，飯還沒有吃完，村子那邊就聽見有槍砲聲響起來。婆婆驚慌的問我說：

——阿宋你聽聽，那不是日本仔的槍砲聲？

我早已注意到這聲音，這時就沉下氣聽，那種聲音，我是早在桂林領教過了，所以我很熟識，我一下就聽出來了，我說：

——阿婆，這是鬼子的槍砲聲。

——可不是從我們村里那邊來的？

——好像是。我說。

——壞事了，阿宋，家裏沒有人，牛還關在牛棚里吃草。

說着，她就三步趕作兩步的先跑起來，我拿着砍柴刀和扁担跟着她。

我們下山，走不到兩里路，就看見第一批從村里散出來的人，有的挑東西，有的趕着家畜，有的帶着小孩子。在這些人中，就有那紅眼婆子，她揹着娃仔，肩上挑一担傢俬，手中又趕着那頭牛。看見了我們她遠遠就搖手，大聲叫喊着，喊什麼當時人多麼雜，我們沒有

聽見。婆婆比誰都急，在人羣中一轉身就不見了，我迎着衝過來的人羣，也朝村里走，走着走着，已經快到村邊了，却叫一個人拉着。我十分生氣，在這個時候還有什麼人來開玩笑，回過頭一看，不是別的，就是那九隻指。

——那兒去？他大聲問。

——我去搬東西。我說。

他不以為然的搖着頭說：

——有胆嗎？

——做什麼？

——到前面去，找機會啊。

這話提醒了我，於是我說：

——算什麼，走！

這樣，我就臨時改了主意，隨九隻指去了。這時敵人還沒打到村邊，在村外一里半路的土嶺上和自衛隊打着，九隻指帶着一把刺刀，我也只有一把柴刀。我們朝土嶺那邊走，前面的情形全不明白，九隻指怎麼走，我也怎麼走，什麼地方槍聲響得密，我們就朝什麼地方

走，我們想，有槍聲發出的地方總有我們的人，先找到自己人再說。就這樣轉轉折折的走着，不久就走到嶺下了。我對九隻指問：

——到什麼地方找自己人？

九隻指沒有把握的說道：

——等我聽聽再說。於是他就伏在地上，用耳朵聽着聽着，聽了許久，還是莫名其妙，終於他又說：

——不管它，爬上嶺看了再說。

我們就又爬起嶺來。這個嶺並不高，一下子就爬到頂，嶺頂上有許多矮林，九隻指低低對我說：嶺頂容易暴露目標，找個地方掩蔽掩蔽。我們就都擠到矮林裏去了。這時戰事正在半嶺中進行，不過什麼地方是敵人，什麼地方是我們的，都攪亂了，一時還弄不清。我們沉住氣聽着，看着，只聽得槍聲響，不見人影動。過了好一會才看見對面的矮林內，有幾個人爬動，是我們的人，大概是他們佔的地位太壞，想偷偷轉移到旁邊一個坎堆上去。正當他們把目標暴露了出來，還未隱去，一陣機槍聲就咯咯的響了，爲首的一個聽見槍聲想縮回頭，但是已經遲了，他在地上痛苦的抖了幾下，便不動了。後頭的人，見形勢不對重又縮回矮

林去，機槍聲送着他們。

我們把這種情形看得很清楚，我把九隻指碰了一下，他回頭對我看看，雖沒說出口都明白心裏想說的話。

——是從我們這邊打過去的。我低聲告訴他。

——聲音很近，一定不遠。九隻指同意的點着頭說。

我們就隨着那聲音注意的朝下面摸索下去，果然，在我們下面約三丈遠的土堆上，我們發現有三個日本兵，用樹枝給自己偽裝着，那一陣機槍就是從那土堆上發出的。我又碰碰九隻指，我說：

——看到沒有？

他點點頭，回說：「看見了。」

——只有三個人！

他點點頭。

這就是敵人啊，離開我們那麼地近。那被打倒的，一定也是我們做長工的弟兄，看他那樣子勇敢。我們很緊張，卻沒說什麼。

我忽然起了一個心思，這心思越來越強烈，我想一下子就衝下去，和那幾個日本人搏一搏，替我們那個給打倒的弟兄復仇。又想到他們那挺輕機槍叫的多響亮，要是我有了它？他們只有三個，人數並不多，而我們有兩個，也不算少，要是我們能出其不意的從後面去攻擊他們，要是我們能搶到那挺輕機槍？我想着，想着，整個兒入迷了。就在這時，九隻指又用力的把我碰了一下，我朝前看去。在那兒，我們被打倒人的地方，從矮林裏似乎又有人想出來拖回那被打倒的屍首。我們下面土堆上的機槍，於是又咯咯的叫起來了，一次兩次的叫着，把那想出來的人又打回去了。這叫我生起氣來，我用力捏了九隻指一下，他低低說：

——什麼事？

——我們一起去解決它！

——我們沒有武器。

——用這個。我摸摸我的柴刀。

九隻指吃驚的搖起頭來了，他說：

——你發神經了。

——你怕，我一個人去幹！

說着，我不等他勸阻，就一個人利用什樹木的掩蔽撲下去了。我想，他們正把注意力放在對面，一定不會顧到後面會有人暗算他們。我爬了一會，就休息一下，沒有恐怖，只有着急，着急下手得太慢，給他們發覺溜跑了。終於，我和他們的距離只有一丈多點，只有八尺，七尺，他們的背影完完全全的在我面前了。我這時也想不起那來這麼一股力量，我沒有考慮，沒有想過失敗或回頭，我緊握着手中的柴刀，準備着，準備着。終於，又看見他們在緊張的向對面射擊，三個人完全把注意力貫注着前面。我告訴着自己說：是時候了！是時候了！我發狂似的，全身的血都滾起來了，我狂叫了一聲，就從躲着的地方用力把柴刀向那射手劈下！跟着我的攻擊，機槍像是給子彈硬着喉頭，不響了。正當那兩個助手，吃驚的回過頭來觀望時，我的柴刀又劈向第二個人的面上，也許用力用的過猛，他的半邊面給削去了，第三個人，吃驚的叫着，把手中的槍丟下，就死命的向嶺下衝去。我沒想到去追他，我像做夢似的，惘然站着，我在做什麼啊？我不知道，我完全不敢相信，我真的殺死了兩個敵人，又要從他們手中搶到一挺輕機和兩枝步槍？一直到九隻指趕下來接應，並催促快走，我才相信這完全不是夢，我已經做過一件不可能的事了！這樣我抗着那挺輕機，九隻指抗着兩

條步槍，我們就又循着原路爬回去了。當我們抗着東西回村，路上的人都不敢相信。」

宋國憲的話正說到這兒，鼯睡蟲就又着他的話出來給他搗鬼。

「你是傻仔宋國憲，我不相信。」

宋國憲又生氣的紅起面來了：

「我宋國憲對你鼯睡蟲吹牛做什麼，你不信就問九隻指，他也在這兒啊！」說着，他用手在面前人羣中一指，就有一個瘦長男子站起來。他笑着說：

「我在部隊裏面打仗，打掉一隻指頭，所以他們都叫我九隻指。……」

他這個自我介紹，叫大家都笑出聲來了。

「咱九隻指不是可以收買的人，不是宋國憲會把他從日本人身上得來的兩條步槍送一條給我，我才說他的好話。天公地道，他的確是很勇敢。他一點不吹牛。他用那砍柴刀把日本仔砍死，又搶了他們的輕機，我在那兒，一五一十都看見！」

說着，他又坐下了。

「咱宋國憲，一向就不會吹牛！」他覺得在這重要關頭有人出來替他證明，十分愉快，他面紅着，又說：「都是自己弟兄，都是自己弟兄……」

我不想打攪他們的清興，也沒再聽他們再說什麼，又悄悄的從後面走開了。

我回到樓上韓大隊長的辦公室，王指導員，鍾參謀，許副官和大隊部的袁政指都在那兒，袁政指正在說一個什麼故事，大家都注意的聽着。當我進來，他們就一致的站起身並且把談話暫時停下。我叫大家坐下，又對袁政指說：

「你的話似乎還沒有說完，請說下吧，我也可以聽聽。」

許副官讓出位子來，我就在那兒坐下了。袁政指抱歉的對我點點頭，又兀自接下說道：

「……我代表大隊長去找他，我說大隊長聽見他這樣英勇十分嘉許他。過後我又說：你一個人，又不和敵人作仗，有這挺輕機做什么，大隊長的意思給你點錢，叫你把機槍賣給大隊部。你說他怎樣表示？他說：槍是他打來的，錢他不要，他不能把它給人。我說：你不肯交出槍來嗎？他說殺掉我好了，爲了自己要有一枝槍我吃過多少苦頭啊！把我殺掉好了，我不會繳槍的！他的話說得那樣堅決，沒有犯罪，強迫又不行，於是，我又回來和大隊長商量。大隊長說：他原來也是當兵的啊，叫他帶槍進隊好嗎，我給他分隊長當。這樣，我又去找他談判了，這一次却意外的成功，他一句話就答應了，但他說，他不當分隊長，他不要自己的槍分開，結果他就當了機槍班的班長。」

許副官聽完了話，頗帶了點感嘆的說：

「真想不到，這個優仔絲絲的人，也會做點不平凡的事。」

王指導員却持相反意見說：「我早看出他是不凡的。督導組不是留住他的適當地位。」

鍾參謀也加入談話了，他說：「他人倒不傻，只是固執。」

他們一致的看着我。我說：

「對敵人固執，對真理固執，對革命事業固執是不該反對的！」

就在這時，韓大隊長進來了，他通知大家說：飯菜已經準備好了，這是四鄉老百姓送來慰勞的。這叫大家歡呼着。我說：「我們無功也受酬？」

韓大隊長說：「笑話！笑話！」一頓飯吃了三個多鐘頭，菜一盤一盤的捧出來，酒也一再的加了幾次，鍾參謀和韓大隊長不斷的對着乾盃，他們互相祝賀着，並期許在最後一利之後，結成兄弟，互相在事業上合作。兩個人都有點醉，說了好多醉話。我覺得自己也有點飄飄然的樣子，怕再喝下去會醉，便借故溜下樓想到外面走走，呼吸呼吸新鮮空氣。

到了樓下，在大廳上驚人的豪飲正在進行着，對手是宋國憲，九隻指和督導組的衛士隊勤務兵等全體。宋國憲面紅得出血，他已經有八分醉了，他說：

「咱宋國憲實在不傻，大家說我傻，是很不公平的，現在，有事實證明，證明我宋國憲並不傻，是嗎瞌睡蟲？」

瞌睡蟲也醉了六七分，他用語媚買好神氣怪聲叫着：

「咱和宋國憲是弟兄，那有說他傻的理由，過去一切都是誤會！」

馬中士也忘記了過去跟宋國憲有什麼不愉快事情，他稱讚說：「你現在是英雄漢，我們都落了後！」

「對！對！」大家同時叫着。

「不用再說這個了，聽了難爲情！」宋國憲說。「難得有這樣打勝仗日子，來，再乾一盃！酒菜儘用，不夠的找咱，宋國憲有錢決不寒酸！」

「乾盃！乾盃！」又是大家附和的叫聲，好像是多年的老朋友聚在一起一樣。

我不想打擾他們，站了一會就從後門出去了。

是一個少有的月夜，四周的田野，在月光下靜靜地躺着，有一條小河鏡子似的反射着白光。小河邊，水磨沉重的呻吟着。遠處，零星的步槍聲，和狗吠聲應和着。

我跑到哨兵面前去，我說：

「這時有幾點鐘了？」

他不自然的，把我打量着，好一會才回答：

「快有十一點鐘了。」

我沒有再對他說什麼，默默的向水磨那邊走過去，我有一個奇異的渴望，我想跳下小河去，把發熱的身體，泡在冰冷的水中。……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改作於香港。

「民主文庫」第一集書目

• 時代知識類 •

- 戰後世界政治地理講話.....劉思慕著
人民世紀.....沙 溪著
四大自由.....胡仲持著
中國民主運動史話.....晨 曦著
現代中國的社會背景.....黃藥眠著
民主的人生觀.....周鋼鳴著

• 民主文藝類 •

- 民主文藝的道路（理論）.....陳 閑著
人民的聲音（詩論）.....黃甯嬰著
南洋伯還鄉（中篇小說）.....陳殘雲著
成長（中篇小說）.....司馬文森著
貧瘠的土地（中篇小說）.....易 羣著
碧血青燐（歷史小說集）.....懷 湘著

• 少年讀物類 •

- 小黑子失牛記（長篇童話）.....胡明樹著
鐵樹開花（長篇故事）.....華 嘉著
韜奮先生的奮鬥（傳記）.....洪 遙著
小間諜（長篇故事）.....樓 棲著
少年英雄（長篇故事）.....蘆 荻著
大蘿蔔（中篇童話）.....加 因著

版 出 社 譯 編 僑 南

樓二號一廿道里士亞龍九港香：址社

長 成

種二第類乙庫文主民

角五元一冊每價定本基
費運郵加酌埠外

著
作
人

司
馬
文
森

發
行
者

南
僑
倫
譯
社

香
港
九
龍
亞
士
厘
道
廿
一
號
二
樓

經
售
處

國
內
外
各
大
書
局

印
刷
者

大
千
印
刷
出
版
社

香
港
馬
寶
道
六
十
二
號

印 翻 許 不 • 有 所 權 版

冊 千 二 版 初 月 二 年 七 四 九 一



63
51-2

